

帮孩子寻亲 民警每走一步都是坎坷

## 他们躲着我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

[讲述]

困难 曾36小时往返上海徐州

2011年5月19日,徐弟弟因早产生气促2小时”由南翔医院转至上海儿童医院,患有新生儿肺炎、呼吸衰竭等。经治疗后恢复健康,但是孩子的家人到底在哪里?

去年年初,赵耿源核实已知信息时找到了徐弟弟的爷爷。在电话里,徐弟弟的爷爷承认有这个孙子,但让他领小孩要跟家里人商量,过几天给赵耿源回应。然而,3天之后,没有收到回应的赵耿源再次打电话给徐弟弟的爷爷,发现手机停机了。此后,赵耿源与儿童医院的两名医生一同开车,赶赴江苏徐州。经过8个多小时的车程,他们最终找到了徐弟弟的爷爷,把视频给他看了,很感动,说第二天跟我们一起走,来接小孩。”然而第二天早上7点,赵耿源

接到了爷爷的电话,“告诉我说小孩不能接,因为他大儿子、大儿媳说,接回来没人养。当时他们家有两个老人,大儿子有两个小孩,说小孩子费用很大。”

赵耿源没有放弃,他们随后找了村书记,村里又陪同他们再次上门找老人,告诉他当地政府、乡里和村里做补助,想办法把孙子接回来。1个多小时后,老人最终被说服,随后连日赶回上海。“36个小时打了来回,小孩看到爷爷很陌生,我们给他爷爷一点钱,买了玩具,让他们亲近一下。”第二天,祖孙俩就回去了。

“每当看到孩子与家人团聚,我都觉得松了一口气,但是很快压力又来了,还有很多孩子等着我们。”赵耿源说。

困惑 没钱就可以放弃孩子?

2岁的王浩军眼睛很大,脸上一直挂着天真的笑容,但是他走路有点跛,是2009年一次意外导致的后遗症。当时王浩军的母亲樊某带他出去玩,不料跌倒受伤后满头是血,不仅昏迷不醒,还不停抽搐。医生诊断孩子是颅脑外伤、蛛网膜下腔出血,听到高额的治疗费用后,樊某马上没了踪影,手机也停机了。

为了寻找樊某,赵耿源绞尽脑汁。在查询外来人口信息时,他发现樊某的临时居住在普陀区古浪路某号。赵耿源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前去寻人,然而这是一处大型摩托车配件城,分为7个工作区和2幢生活楼,摊位多达数千家。赵警官只好拿着樊某的照片挨家挨户让人辨认,连续找了一周,却无功而返,然而赵耿源并没有灰心。

去年8月,赵耿源发现樊某的临时居住信息更新为桃浦地区的一家理发店。赵耿源如获至宝,前往该处,终于找到樊某。“你认识王浩军吗?”

赵耿源开门见山,樊某呆了十几秒钟,眼泪刷刷地流下。

樊某说,因为筹不到治疗的钱,她数年来一直不敢回医院。当樊某得知孩子经过治疗已经康复后,在警车上哭成了泪人。当晚,王浩军在久未谋面的母亲陪同下离开医院回家,临走时,王浩军抱着赵耿源的大腿久久不肯放手。

“因为怕负担医药费,母亲放弃了孩子,两年里,她甚至不敢去医院看望小孩。”赵耿源很迷茫,在寻亲的过程中,他发现不少家长因此把孩子留在了医院。如何就舍得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,这让赵耿源始终想不明白。

他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打电话联系对方不接,到了约定时间上门拜访,对方避而不见。对于这样的躲避,他说自己也无能为力,因为对方的行为不构成遗弃,并没有法律加以限制。作为民警,他除了劝说之外,没有任何强制手段可采用。这是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。

■ 声音

社科院：  
政府应及时介入

上海市社科院青少所副研究员程福财表示,像小木木这样的困境儿童虽然不是法律上的孤儿,却相当于是事实上的孤儿。小木木的父母遗弃了她,将问题抛给了医院。这对医院是不公平的。“孩子是无辜的,不该区分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。”

程福财透露说,自己将在相关会议上针对缺乏监护的困境儿童做专题讨论。“如果不对这些孩子进行干预,若干年后,他们很可能成为流浪儿童。去年曾发生过南京姐妹俩饿死家中的惨剧。虽然孩子的父母尚在人世,但政府相关部门不能推卸照顾、养育、看护的责任。不管在哪里,这些困境儿童都是国家的,应该没有户籍的概念。除非找到这些孩子原籍的民政部门接手,这些尚在上海的孩子,从人道主义出发,政府应该担负起责任。对于这些家庭没能力或者无意愿照顾的困境儿童,国家要及时介入。”

民政部门：  
先要找到户籍地

“我们将拥有本区户口的困境儿童分为三类,一类是父母死亡,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父母朋友等作为监护人,一类是父母中有一方失踪或死亡,另一方判刑,第三类是艾滋病儿童等。对于这几类未到16周岁的困境儿童,有关部门为他们的监护人发放1400元基本生活费。而对于没有监护人的,政府相关部门会牵头找监护人,由居委干部、社区爱心人士等来担任。”据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李小萍介绍,除了政府规定的补贴外,他们还委托社会组织,关心这些困境儿童的学习,为他们做家教,定期和监护人见面、了解情况,进行社会帮困。据悉,目前杨浦这样的困境儿童有30多名。

对于本报报道的类似小木木这样的外来困境儿童,李科长分析说,一般要先找到儿童户籍所在地,再行商量解决办法。

记者 范彦萍

女童 寄居”  
医院两年半

民警赵耿源(左图)在展示自己收集的困境儿童资料。  
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

青年报记者 马钰 顾金华

本报讯 无家可归,但又不能被收养,像小木木这样的困境儿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?目前,最能为孩子们做的是,尽早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。但是寻找的道路并不容易……

从警25年的静安公安分局江宁路派出所民警赵耿源已经47岁了,作为一名普通民警,他意外地与8名困境儿童产生了交集。从2012年底开始,赵耿源奔波着为8名被遗弃在上海儿童医院的孩子寻找家人。2年来,他费尽心思帮助6名困境儿童回到家人身旁,与亲人团圆,如今只有木木和朵朵两人仍生活在儿童医院。谈及寻亲的道路,赵耿源只能感慨:这一路确实不容易。

每个孩子的困境都让人揪心

2012年1月15日,晚期早产儿、极低出生体重儿木木来到儿童医院,母亲在1月15日出院后就消失。

2009年5月30日,高丽因早产入院。入院时患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、新生儿重度窒息、呼吸衰竭、新生儿肺炎、颅内出血、先天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。入院两个月后,经儿童医院治疗,病情趋于稳定,但院方多次电话及信件联系患儿家长,均无任何回应。

2011年4月30日,王浩军因头部外伤,昏迷19个小时伴抽搐被送往医院治疗,母亲却杳无音讯。

……  
在记事本上,赵耿源详细记录着这些孩子的详细信息。

两年前,儿童医院联系警方,希望通过警方为困境儿童寻亲,江宁路

派出所便安排原本负责治安管理的赵耿源接手这一额外任务。接到任务后,赵耿源首先去了医院,6个孩子健康、可爱,但是很让人揪心,他们比较沉默,话很少。”赵耿源说,看到孩子他就下定决心,要帮他们找到家人。

接到任务之初,赵耿源曾天真地以为一切看似很简单,“病历上都有姓名、住址和联系方式,找个人应该很快。”然而仅仅一天,赵耿源就意识到这项任务并不比破案来得简单——所有病历上的电话不是关机就是停机,有些人甚至连姓名、地址都是假的。由于孩子的父母都是外来打工人员,流动性大,找起来难度也大。为了帮孩子们找到亲人,赵耿源东奔西跑。

一次次电话只盼孩子父母出现

在赵耿源看来,这条为困境儿童寻亲的漫长之路难以结束。

认识木木转眼就有两年多了,比起其他的孩子,这条寻亲道路显得更加困难。“虽然我们找不到木木的父母,但她的阿姨还在,她因经济窘迫无法来沪接木木,我们无法将木木送入福利院,也无法进入正常的收养程序。”赵耿源说,这就像一个僵局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最终受伤的却是无辜的孩子。所以,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发函、打电话、登报。

就在昨天,赵耿源再次联系木木户籍所在地的警方,希望能听到孩子父母的消息。“如果有了木木父母的消息,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孩子的家乡,真心希望这些父母,能尽快出现!”在此,赵耿源希望媒体的报道,能够唤醒孩子的父母,尽快把孩子接回去。